春秋分記

三一

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
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
音詩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己亥焚雍於用切
門及西郭南郭劉難乃多切又如字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
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
閭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秋
七月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靈公冬叔孫

豹會晉士匄于柯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即祝柯）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

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

晁補之曰宣子以事其子吳自誓而猶視而懷子以嗣事於齊禱之則瞑故宣子自以為淺期也然宣子懷子皆晉之望也譬巫覡妾婦撫尸喋囁何其妖且鄙哉桓譚言病而目出初死目未合尸冷乃合非其有所知也譚言是矣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為懷子之言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如字雨焉若常膏古報切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冬十一月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叔向曰肹敢不承命

經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傳二十年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

經二十有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傳二十一年欒桓子（欒黶）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欒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黶強逐范鞅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桓子妻宣子女盈之母）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黶）曰吾父逐鞅也不怒

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鱉責鞅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鞅專其權）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晉地）而遂逐之（新注盈時無過獨平時多養士以此可疑蓋有戰國四公子氣象）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盈黨）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

能去知音智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抑詩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

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烈文）書曰聖有謨勲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

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
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
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
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
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為王所命將逃罪罪重於郊甸
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
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
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

於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經二十有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傳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

經二十有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曲沃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冬十月晉人殺欒盈

書曰欒盈入于晉入于曲沃則晉之寇也此書曰
晉人殺欒盈則討賊之辭也晉人者舉衆也

經二十有四年秋八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傳二十四年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
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
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
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

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如字一音妹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南山有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大明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秋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晉侯

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子羽）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鬷蔑）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經二十有五年夏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在二十三年）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

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冬十二月晉程鄭卒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在二十四年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經二十有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晉人執衛甯喜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之歲之成叔向

命召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音云）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言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撫劒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呂祖謙曰叔向知子朱之姦而不能去罪一也激

子朱之怒致按劒相逐罪二也叔向之罪則然矣
亦平公庸闇有以致之安有行人持刃於朝曾無
顧忌乎公方且曰吾臣所争者大此以亂為治以
危為安闇之極者也幸而得一師曠與之言私欲
修公室争霸業能無衰乎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
召公也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
淵以討衛疆戚田晉人執甯喜北宫遺使女齊以先歸

衛侯獻公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　秋七月齊侯景公鄭伯簡公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産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殺晉戍三百人為罪不以林

父改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義取寛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義取衆言可畏晉侯乃許歸衛侯　冬十二月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新注平公衰甚又晉衛本同姓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齊人城郟之歲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

之取魯高魚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新注杜云胥梁帶能無用師言有權謀然晉擇之使往亦見無意於霸業矣

經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

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齊魯宋具車徒以受地必周周密也必密來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　六月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壬戌楚公子黑肱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

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庚辰子木至自陳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一坐所尊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

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九月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詳見宋

傳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以宋盟釋齊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

肆是屏（周諸姬夏杞也肆餘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歸）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杞城）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謂叔侯取貨於魯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皆晉所滅）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

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絶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吳季札聘于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經三十年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

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士文伯有史趙師曠
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
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劉安世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
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七十三年之中閏餘
乘除可得此甲子之數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者
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謂己得四百四十四全甲子
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

也故曰三之一文公之十一年夏叔彭生會晉郤
缺于承匡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文公盡
十八年宣公盡十八年成公盡十八年至襄公三
十年通七十四年以表考之文公十一年歲在乙
巳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今乃云七十三年者謂
襄公之三十年上距文公之十一年得七十三年
也所謂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
六為身如筭之六蓋古之亥字如此寫故曰二首

六身其下六畫如算子三箇六數所謂下二如身
是其日數者注云下亥上二畫立置身傍蓋如者
往也移下亥上二畫往于亥字身反則當如此收
寫其左竪者二畫乃二萬也其右重者六畫乃三
箇算子六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故曰是其日數
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今乃
差四十日者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謂其末
甲子纔得二十日故少四十日也不謂之日而謂

之旬古以甲子數日故謂之旬與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同義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戰于鞌趙朔已死於是趙武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其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起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

也魯其懼哉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在昭十三年）

昭公經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夏六月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傳元年春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謂先歃）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

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虢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

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僣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音瀌）是蔉（音袞）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僣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罷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享也）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子皮

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匏葉義取薄物以獻酬知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子皮）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鵲有巢而鳩居喻晉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孟賦常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

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以罰不敬言知免此罰哉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見河雒而思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

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為此冬趙孟卒

六月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山戎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詳見征伐書

秋晉侯有疾鄭伯簡公使公孫僑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

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

征討后帝不臧（帝堯）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大小）商

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

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武王后）方震大

叔（懷胎為震大叔叔虞）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

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

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

參神也昔金天氏（少皞）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水官）生允格

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顓頊）用
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
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
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
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
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
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
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産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正救君過將死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

氣降生五味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末四支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

禍興而無攺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冬十二月晉既烝冬祭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趙衰武曾祖往祭之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終劉定公之言

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至河乃復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魯昭即位）且告為政而來見（代趙武為政）遂如齊納幣（聘少姜）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欲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秋七月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

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遂服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宇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妾葬禮過甚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已昔文襄之伯也其務不煩諸侯三歲而

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齊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音智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無隱辭）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殞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言如常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婦官）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

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

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

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

寵嘉之既成昏許昏成晏子受禮叔向語曰齊其何如晏

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為陳氏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

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

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

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八姓晉舊臣之族政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 更嫁公女 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寵謂子尾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 是年春大叔如晉時晉張趯見之 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 張趯 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傳五年春楚子 靈王 使令尹子蕩莫敖屈生如晉逆女晉

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箕襄邢帶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羊舌四族皆彊家也伯華叔向叔魚叔虎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吳

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多知）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國辭不敢見禮也（互見楚）

傳六年夏六月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邪也）我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

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冬十一月齊侯景公如晉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今傳本皆作士匄相士鞅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董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為介今傳本誤也依王正為是王元規云古人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為介也案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匄無妨今相范鞅即文伯也然士文伯名古本無有作正者

傳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

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魯地降婁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晉人來治杞田為杞取成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黄

能[音雄]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差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施段之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段卒]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

苟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樂大心（宋大夫晉以原賜之）

秋八月衛襄公卒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襄二十七年晉納孫林父叛取戚田）

冬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士文伯）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

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辰所會之辰故以配日

經八年夏四月叔弓如晉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精神馮依石而言皮氷切不然民聽濫也濫失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

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音斯）祁之宮叔向曰子野（師曠）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夏四月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傳九年春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

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賴俘　夏四月晉荀盈如齊逆女自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請佐酌酒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樂師師曠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

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禮記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

者爾心或開子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經十年秋七月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葬速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齊薛守玄枵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維首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母星占婺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以是譏之　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

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經十有二年冬晉伐鮮虞

傳十二年夏齊侯(景公)衛侯(靈公)鄭伯(定公)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鄭簡未葬)晉人許之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荀吳)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

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音繩)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士文伯)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傳言晉之衰)六月晉荀吴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白狄種)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緜皋歸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經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冬十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十三年晉成虒祁在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鄆故魯十年伐莒取鄆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

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墠盟會之處）癸酉退朝子產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竊往飲季孫冰箭筩蓋可以取飲以壺盛飲用此冰以飲之）晉人以

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末薄也）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瀆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也能）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

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䳪鞮歸䳪音鳶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經十有六年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而葬速

傳十六年夏公至自晉子服昭伯子服回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春秋分記卷五十七